

## 澳門街道名稱的文化印記

彭海鈴

**[摘要]** 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中葉以租地方式入居澳門，至十九世紀中實施殖民管治，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四百多年來，澳門從小漁村發展為擁有五十多萬人口的城市，街道縱橫，高廈林立。澳門街道的形成和劃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門城區的發展以及社會民生的變化。換句話說，澳門的街道名稱濃縮了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文化，是中葡文化在澳門兼容並蓄的具體說明，顯示了澳門的城市發展面貌，展現澳門社會不斷向前邁進的積極步伐，反映民眾的生活面貌，呈現獨特而豐厚的文化資產。

**[關鍵詞]** 澳門街道名稱 中葡文化

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中葉以租地方式入居澳門，四百多年來，澳門從漁村發展為擁有五十多萬人口的城市，街道縱橫，高廈林立，根據澳門民政總署的資料顯示，本澳已冠有名稱的大小街道共 1254 條，其中澳門半島上有 959 條，氹仔有 173 條，而路環則有 122 條<sup>1</sup>。這一千多條街道的形成和劃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門城區的發展以及社會民生的變化。換句話說，澳門的街道名稱濃縮了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文化，是中葡文化在澳門兼容並蓄的具體說明，也體現了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顯示了澳門的城市發展面貌，反映澳門社會不斷向前邁進的積極步伐，從而展示了澳門四百多年來的文化印記。

## 一、街道單位及名稱的制訂，是中葡文化並存的印記：

澳門經四百多年的發展，逐漸成為一個擁有五十多萬人口的城市，街道的劃定，隨着城市的規劃和人口的增加而增多。在街道單位以及名稱的訂定上，充分反映中葡文化的兼容精神。

### (一) 街道單位兼採中葡分類：

澳門的街道單位大約有：大馬路 Avenida、馬路 Estrada、公路 Estrada、路 Ramal (或 Rua)、街 Rua、巷 Travessa、斜巷 Calçada、里 Beco、圍 Patio、台 Patio、社 Beco、坊 Patio、斜坡 Rampa、前地 Largo (或 Praça)、石級 Escada、廣場 Praça (或 Largo)、圓形地 Rotunda、眺望台 Miradouro、土腰 Istmo 等十多種，這些街道單位混合了中葡城市中較常採用的分類。

#### 1. 中式類型：

在澳門，屬於中式類型的街道單位包括有：

- (1) 街：是中式類型裏最寬廣的街道，多集中於舊區。
- (2) 巷：巷是城市中較狹小的通道，多是從街內再拐進之通道。
- (3) 里：比巷更狹小的通道，又或從巷裏再內進之通道。
- (4) 圍：與里寬度相若的通道，部份只有一則出入口，即所謂“掘頭路”，有部分“里”名又有同“圍”名之別稱。
- (5) 社：寬度與里、圍相若，數量很少，只有一個：聚龍舊社。
- (6) 坊：寬度與與社相若，數量亦很少，只有叢慶坊一個。

在本澳，“街”“巷”的數量是其他街道類型之冠，在舊區最為常見，這種狀況反映了在最初規劃城市街道時，基本上以中式單位為主，而葡式街道單位在舊區之中相對數量較少。根據資料顯示，澳葡政府最早有系統地劃定街道及訂定街名是在 1869 年<sup>2</sup>，當年從大堂至下環街地區，以及花王堂至內港一帶，已制定多條街巷，如大堂街、主教巷、大街、白眼塘橫街、亞婆井街、花王堂街、大碼

頭街等等。而以方向（東、西、南、北、上、下）、次序（一、二、三）、狀況（橫、斜）、開闢時間先後（新）等修飾詞應用於街、巷上的比較多，能具體反映街道發展的特色，亦能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城市建設的多重變化。

## 2. 葡式類型：

澳門的街道單位有西方城市中常見的大馬路、馬路、公路、路等，更有前地、圓形地、廣場、土腰等葡國城市採用的街道單位。葡式街道單位多位於較近期發展的區域或是填海地段，街道系統的規劃較舊區寬闊和整齊。葡式街道單位主要有：

- (1) 大馬路：寬度及長度一般而言是本澳街道中之最。
- (2) 馬路：規模較大馬路為小之街道單位。
- (3) 公路：澳門半島上並無公路，只見於氹仔及路環，如氹仔七潭公路。
- (4) 路：數量不多，如澳門半島上的葡京路。
- (5) 前地：是指位於某些建築物前的空曠地方。
- (6) 圓形地：類似車輛迴旋處的圓形街道設計。
- (7) 廣場：如友誼廣場、關閘廣場、文化中心廣場等等。
- (8) 眺望台：坐落於較高處之街道類型，可供市民遠眺風景。
- (9) 石級：數量不多，如位於下環街與龍頭左巷之間的太和石級。

(10) 土腰：這個比較特別的街道單位，在澳門只有一個，就是在關閘附近、別稱為關閘馬路的亞馬喇土腰。

葡國街道類型，多見於後期發展的區域，尤以開鑿山丘或填海地段出現較多。例如：新雅馬路（1905年命名）、炮兵馬路（1905年命名）、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1925年命名）、約翰四世大馬路（1940年命名）等等。

## (二) 街道名稱葡、中異名：

澳門的街道名稱往往出現葡、中異名的情況，即葡、中文名字並非互相對應翻譯，顯示了兩種文化能相互包容。

1. 以葡人名字命名為街道的葡文名稱，但中文街名卻非該葡文名字的音譯，而是另有意思。例如：白鴿巢前地，其葡文名稱是 *Praça de Luis de Camões*（中文直譯是賈梅士前地）；三層樓斜巷，其葡文名字是 *Calçada de Francisco Antonio*（中文直譯是安東尼奧斜巷）。這些街道的葡文名稱都是葡萄牙人的名字，但其中文名稱卻不是這些葡人名字的音譯，而是以華人對此街道的文化認知為名，可見互相尊重之意。

2. 以葡人姓名為街道的葡文名稱，而中文街名雖為該葡人名字的音譯，但因民間多沿用華人社群對該處之慣常稱呼，終使政府亦將此慣常稱呼列為該街道之別

名。例如：*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其中文街名音譯為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但華人社會一向稱之為“新馬路”，因“澳門本無此交通大道，只在一九一八年前後所開闢者。新闢馬路時，因尚未有名稱，故時人皆以新馬路目之，一直沿呼至今。”<sup>3</sup>因此澳葡政府最終亦將“新馬路”列為此街道之別稱。又如“白馬行”（*Rua de Pedro Nolasco da Silva*，伯多祿局長街）及“三盞燈”（*Rotunda de Carlos da Mais*，嘉路米耶圓形地）亦是這種特殊情況下產生的有趣街名。

3.葡文街名與中文街名各有不同意思。例如大街，又稱營地大街，其中文名字中“營地”之來由，是因該處曾駐紮軍營，故有此名，“實緣清朝乾嘉間，海盜異常猖獗，如鄭一、張保等，相繼稱霸海上，到處劫船焚村，清廷為衛護泊口互市計，迺派大兵屯此扎營。”<sup>4</sup>及至1808年英法戰爭期間，英國曾藉口協助葡萄牙人，防禦法軍，於是強行派兵登陸，英軍也曾在大街紮營，故後來華人多稱之為營地大街。大街的葡文名稱是*Rua dos Mercadores*，意譯為“商人街”，因百多年前，該處亦曾是繁榮的商業區，眾多商人聚於此進行貿易，稱為“商人街”亦頗恰當。又如紅窗門街，其所在地本是以往“澳城”的其中一道城閘門，上有一扇紅窗，故時人俗呼為“紅窗門”，“閘門高拱，關卡附之，有稅吏及汛兵駐守。”<sup>5</sup>當時該閘門為通向下環、媽閣地方之要道，是一道關卡，故其葡文名稱是*Rua da Alfândega*，即為“關卡街”之意。

### (三) 以葡、中名人姓名作街道名稱：

在澳門，以名人姓名為街名的情況非常多，基於以往葡萄牙殖民統治的緣故，採用葡人名字為街名的，遠比以中國人名字為街名的多。隨着澳門回歸祖國，相信往後在訂定街名的時候，當會更多考慮以我國或本澳先賢名字為街名，以深化澳門市民的人文素養。

#### 1.以葡人名字作街道名稱：

在以往澳葡殖民統治時期，以葡人作街名，極為普遍。當中有以政治人物命名者，如巴波沙大馬路、巴波沙巷，都以曾三度（1918—1919、1926—1931、1937—1940）出任澳督的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BARBOSA*）為名。又如高士德大馬路，則以兩度（1894—1897、1900—1904）出任澳督的高士德（*HORTA E COSTA*）為名。此外，亦有以文化名人命名者，即如庇山耶街，便是以居澳葡國詩人庇山耶命名，“他是詩人、律師、教師，在澳曾任利齊中學教師、物業登記局局長。”<sup>6</sup>1981年澳門大西洋銀行發行的100元面值鈔票上，便以他的肖像為圖案。文第士街、文第士巷、文第士圍則以居澳葡國律師兼藝術收藏家文第士（*SILVA MENDES*）為名。

## 2.以華人名字為街道名稱：

在過往殖民統治時期，以華人名字命名的街道為數較少，多是曾在澳門居住而且富有的華人，他們對澳門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例如：和隆街Rua do Volong，是以清代奉政大夫呂和隆之名命名。呂和隆為“順德人，天主教徒，家境富裕，據說當年澳葡當局也曾向他借糧餉。”<sup>7</sup>呂和隆與妻子梁氏合葬於和隆街附近的舊西洋墳場內，他倆的墳墓“是墳場有年份記載中最早的華人墓穴。”<sup>8</sup>又如盧九街Rua do Lu Cao，是以清末華人富商盧華紹（盧九）為名。至回歸前，有關方面開始較多採用與澳門有關的華人姓名作街名，如澳門半島上的孫逸仙大馬路Avenida Dr. Sun Yat-Sen，以及氹仔的孫逸仙博士大馬路Avenida Dr. Sun Yat Sen和孫逸仙博士圓形地Rotunda Dr. Sun Yat Sen，都是以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又如冼星海大馬路Avenida Xian Xing Hai、鄭觀應大馬路Avenida Zheng Guang Ying，就是以與澳門關係密切的音樂家冼星海、社會活動家鄭觀應分別命名的，反映了澳門與祖國不可割斷的感情。

除了以華人名字作街道名稱外，在澳門街道的命名上，亦有採用華人姓氏的，例如：趙家巷、趙家里（圍）、鍾家里（圍）、吳家圍、林家一圍、陳家里（圍）、馮家里（圍）、葉家里（圍）等，顯示曾有某氏族人聚居於此，表現了中國人傳統的氏族觀念。

## (四) 以葡、中城市作街道名稱：

葡人統治澳門多年，在訂定街道名稱時，有以葡國城市為名的，然亦有以中國城市為名，而這些街道，多位於新發展區，如氹仔以及新口岸一帶。

### 1.以葡國城市命名的街道：

此類街道包括有位於氹仔的里斯本街 Rua Cidade de Lisboa，便是以葡國首都里斯本命名；而位於新口岸區的科英布拉街 Rua Cidade de Coimbra 和波爾圖街 Rua Cidade do Porto 則是分別以葡國著名大城市科英布拉以及波爾圖命名。

### 2.以中國城市命名的街道：

以中國城市命名的街道數目不少，有以首都命名的北京街，在澳門新口岸及氹仔各有一條。在氹仔以中國城市命名的還有南京街、西安街、汕頭街、成都街、杭州街、桂林街、潮州街等。而上海街、廣州街、廈門街、昆明街等，則是位於新口岸區的。

## (五) 以葡、中紀念節日作街道名稱：

除了以中、葡城市作街道名稱外，亦有以中、葡兩國的紀念節日為名的，相對而言，以葡國紀念節日為名的數量比較多。

### 1.以葡國紀念節日命名的街道：

此類街道包括有：以葡國國慶日為名的十月初五日街 *Rua de Cinco de Outubro* 和路環的十月初五馬路 *Avenida de Cinco de Outubro*。此外，還有城市日大馬路 *Avenida 24 de Junho*，而為了紀念葡萄牙於 1974 年發生的“四·二五”革命事件，以之命名的街道則有四月二十五日街 *Rua 25 de Abril* 和四月二十五日前地 *Praceta 25 de Abril*。

## 2. 以中國紀念節日命名的街道：

以中國紀念節日命名的街道數量不多，例如：以中國國慶紀念日為名的十月一號前地 *Praceta 1 de Outubro*。此外，亦有以中國臘八節（十二月初八）為名的臘八街 *Rua de Dezoito de Dezembro*。

## 二、反映地區發展變化的街道名稱，展現時代性的文化印記：

澳門城市發展，經歷四百多年的變化，滄海桑田，不少地區不復舊觀，但卻可從街道名稱，得悉以往社會風貌，從而了解箇中演變，反映歷史。

### （一）顯示過往環境地貌的街道名稱，尊重歷史文化：

澳門從漁村發展至城市，填海造地，致令不少地區的舊日面貌逐漸改變，然而，不少街道名稱可作為歷史的見證。“一般來說，城市發展初期，很多街名都是由當地居民‘約定俗成’。它都是反映該地區原來的景物、生產用途和歷史。”<sup>9</sup>這類街道名稱在澳門早期發展的區域中，最是普遍。

澳門城區的發展，以現今營地大街一帶為最早，其西即為岸邊渡頭，從大街往西北方向之街道，其名稱亦可見此處為船隻灣泊之地，貨物匯集於此，如：大碼頭街、快艇頭街、新埗頭街、木橋街、火船頭街、柴船尾街等。原來此處一帶曾是清政府設立海關監督行臺及稅館之地，有關前街與關前後街兩街道名稱可證。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復台灣，不久解除海禁，開放與外國的貿易活動，於閩、浙、蘇、粵四省設置海關。粵海關設立後，復“以澳門為夷人聚集重地，稽查進澳夷船往回貿易，盤詰奸宄出沒，均關緊要”<sup>10</sup>，遂於澳門設立分關。為了保證海關在澳門徵稅工作之進行，不僅建立“正稅總口”，另外更在關閘、大碼頭、娘媽角及南灣四處設立稽查口：

澳口係正稅總口，在廣州府香山縣，距大關三百里。大馬頭距澳門總口一里，南灣距澳門總口二里，關閘距澳門總口一里，并在香山縣，係稽查口。<sup>11</sup>

當中“大馬頭”位置便在大街以西的岸邊渡頭，因是稽查貨物的地方，因此

船隻須在此停靠，因而日後開闢街道時，即以船隻、泊口、埗頭相關之名稱命名，以證此段歷史。

(二) 反映當今城市發展的街道名稱，配合社會發展：

回歸之後，澳門的城市發展步伐快速，新區域的開發、大型建設的落成，令澳門城市面貌一新，而新街道的命名，亦見證了澳門與時代同步。

回歸前後，澳門的大型建設項目紛紛動工，近幾年陸續完成，這些新型建築物有些甚至成了遊客的觀光熱點，而在這些建築物周邊亦開通了不少新的街道，這些街道多以這些大型建築物為名，例如：立法會前地、終審法院前地、文化中心廣場、觀光塔前地、觀光塔街等。

隨着氹仔和路環不少大型娛樂項目落成，以及公共房屋的興建，相信未來在路氹規劃的街道必然增加，期待民政總署行將出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街道名冊——離島篇》會給予我們更多更新的街道資訊。

### 三、以宗教信仰建築物命名的街道，凸顯信仰多元的文化印記：

葡人來澳後，選擇其聚居之處時，總要考慮一定的條件，其中宗教信仰因素是重要的，所以他們的居住地方體現宗教優先的原則，以教堂為住處中心。而中國居民的住處，亦有靠向廟宇發展的情況出現。因此，澳門的街道名稱，有以天主教堂及修道院為中心發展的街道名稱，亦有以天主教聖人及神職人員命名的街道；此外，也有少數街道名稱與其他外來宗教有關。而在尊重本土信仰的前提下，也有以廟宇為名的街道。足見澳門尊重信仰自由，顯示信仰多元的文化印記。

(一) 與外來宗教相關的街道：

1. 以教堂及修道院為中心發展的街道：

葡人入澳之後，天主教亦因之傳入，傳教士在澳門陸續興建教堂，如歷史悠久的聖安多尼堂（St. Anthony's Church）。聖安多尼為天主教的“婚姻主保”，華人遂稱該教堂為花王堂，而附近一帶的街道亦以之為名，包括花王堂斜巷、花王堂前地、花王堂街、花王堂巷、花王堂高園。而現為主教座堂的大堂（Sé Cathedral），附近的街道亦以之命名，包括大堂斜巷、大堂前地、大堂街、大堂巷、大堂里、大堂圍、大堂新圍。其餘以大三巴牌坊、聖若瑟修院（華人稱為三巴仔者）、玫瑰聖母堂（板樟堂）為中心之街道，亦屬此類情況。

2. 以天主教聖人及神職人員命名的街道：

葡萄牙人信奉天主教，因此街道名稱亦有以聖人及神職人員命名者。例如：聖方濟各里、聖方濟各斜巷是以首位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聖方濟潑勿略

(St. Franciscus Xavier, 1506—1522) 命名的街道；此外如鮑思高圓形地 Rotunda de St. João Bosco、聖庇道街 Rua de St. João de Brito、聖祿杞街 Beco de St. Roque 等都是天主教獲封聖者命名的街道。而以神職人員命名的街道亦很多，羅神父街 Rua do Padre António Roliz、區神父街 Rua do Padre Eugénio Taverna、爹利仙拿姑娘街 Rua da Madre Terezina，以及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Avenida Padre Tomás Pereira 等等，都屬此類。

### 3. 與其他外來宗教信仰相關的街道：

除了天主教之外，也有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曾在澳門居住，從街道名稱可反映此一歷史事實。在馬交石炮台馬路附近有“摩囉園路” Ramal dos Mouros，因有一座伊斯蘭教墳場而得名，葬於此者，便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從果阿派駐來澳門的印度土著穆斯林部隊。此外，松山近嶺南中學有“白頭馬路” Estrada dos Parses，乃因此處有白頭墳場而得名。此墳場建於 1829 年，“白頭”指頭裹白巾的巴斯人 (PARSES)，乃指公元七世紀以後移居印度的波斯拜火教徒，十八世紀末，有巴斯人到廣州及澳門貿易。

從這兩座墳場而產生的街名，足證澳門對不同宗教的尊重。在澳門，並沒有伊斯蘭教與拜火教的寺廟或宗教建築物，但他們的信徒去世後，仍能以其宗教儀式舉行葬禮並下葬於所屬宗教的墳地，確實顯示澳門社會的宗教信仰自由。

### (二) 以廟宇為中心發展的街道：

澳門人口以華人佔絕大部份，葡人入澳前，已有華人聚居於北部以及西南方的村落，中國人敬天事祖，在澳門，廟宇數量不少，而且很多是逾二百年歷史的。在以廟宇為街道名稱的，當然少不了歷史最悠久的媽閣廟，以之命名的街道包括：媽閣斜坡、媽閣斜巷、媽閣巷、媽閣街、媽閣里、媽閣廟前地、媽閣上街、媽閣第二巷、媽閣第三巷。此外，中區的哪咤廟，香火鼎盛，以之為名的街道則有哪咤廟斜巷、哪咤廟巷、哪咤廟里、哪咤圍、哪咤廟街。以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土地廟——沙梨頭土地廟為中心的街道有土地廟前地和土地廟里；而位於十月初五日街中段的康公廟前，則有康公廟前地。

## 四、與外國文化相關的街道名稱，呈現包容性的文化印記：

### (一) 以居澳外國名人命名之街道：

除了以葡人、華人名字作街道名稱外，亦有以曾居澳的外國名人姓名作街道名稱，即如千年利街 Rua George Chinnery、倫斯泰特大馬路 Avenida Sir Anders Ljungstedt 便是。千年利街是紀念居澳英國著名畫家錢納利而命名的，“千年利”與“錢納利”是 CHINNERY 的不同音譯而已。錢納利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畫家，



於 1825 年來澳，繪畫不少作品，“真實地反映當時澳門的風土人情。”<sup>12</sup>他於 1852 年在澳門鵝眉街寓所逝世，安葬於白鴿巢公園旁的基督教墳場。而倫斯泰特大馬路 Avenida Sir Anders Ljungstedt 的命名，則是為了紀念瑞典商人、歷史學家倫斯泰特。倫斯泰特（一譯龍思泰）出生於瑞典林徹市（一譯林雪市），他於 1798 年來華，最初任職廣州瑞典東印度公司，1815 年定居澳門，經商致富，後致力澳門歷史研究，著有《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及羅馬天主教佈道團簡史》一書，是“研究和了解澳門歷史的必讀之書。”<sup>13</sup>倫斯泰特於 1835 年在澳門去世，葬於基督教墳場。倫斯泰特大馬路於 1997 年開通，當時前澳門市政廳還特地“邀請瑞典林徹市市長訪澳，並簽署締結姊妹城市議定書，繼續發展澳門與瑞典的友誼。”<sup>14</sup>

## （二）以外國城市命名的街道：

以外國城市命名的街道，多見於氹仔和新口岸等新發展地區。在氹仔有布拉格街 Rua de Braga，新口岸區則有巴黎街 Rua de Paris、布魯塞爾街 Rua de Bruxelas、果亞街 Rua de Goa、倫敦街 Rua de Londres、長崎街 Rua de Nagasaki 等。

## （三）以國際紀念節日命名的街道：

除了以中、葡兩國的紀念節日作街道名稱外，在澳門亦有以國際紀念節日為街道名稱的，例如：勞動節街 Rua 1<sup>o</sup> de Maio 和勞動節大馬路 Avenida 1<sup>o</sup> de Maio，便是以“五·一”國際勞動節命名的。

以長居澳門的外國名人以及為人熟悉的外國節日作為街道名稱，這種情況顯示了本澳社會對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包容性。

## 五、結語

澳門面積不大，然而因為城市發展歷史已有四百多年，街道的劃定和命名，有一定的軌跡可依循。舊區的街道，論寬度及長度，以至兩旁建築物的高度，均遠遠不如晚近發展的區域。在澳門城區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有新開闢的道路，這些道路的名稱，反映了澳門四百多年來城區的變化，亦為澳門留下獨特的文化印記。

澳門街道單位設置以及街道名稱的制訂，最明顯可見的，是中葡文化能兼容並立。採用中、葡的街道單位，街、巷、大馬路、前地等可共存。同一街道，中葡文名稱卻是不盡相同，並非對應翻譯，而是各以自身文化因素而訂定中文和葡文街名，顯示兩類文化在此間並行。澳門不少街道名稱，按過往地理環境、使用功能、歷史發展等因素而命名；鑿山開路或是填海造地後，又產生了新的區域，

新的街道名稱又因應此區域內的建築物及環境而制訂，以街名作歷史見證，顯現時代性的文化印記。澳門街道名稱亦反映不同的宗教信仰同時得到尊重的歷史事實。為了顯示澳門國際城市的地位，亦體現對其他國家民族文化的尊重，澳門也有不少街名是以曾居於澳門的外國名人命名，同時也有以外國的城市或國際節日為名的。

澳門街道名稱反映了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多了解這些街道名稱，可讓我們更認識本土文化。不過，過往在制訂街道名稱上，尤其直譯葡人名字的街名，生澀拗口，讀之不甚流暢。例如：亞卑寮奴你士街 *Rua de Abreu Nunes*、爹美刁施拿地大馬路 *Avenida de Demétrio Cinatti*、道咩卑利士街 *Rua de Tomé Pires*、罈些喇提督大馬路 *Avenida do Almirante Lacerda*、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 *Avenida do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 等等。這些街道名稱中用了“卑”、“奴”、“罈”、“肥”、“刁”、“咩”、“喇”等較特殊的字眼，而且又將葡文音節逐一硬譯過來，致使中文譯名繁冗不堪，教人看得頭昏腦脹。然而，有些遊客卻對這些街名特別好奇，亦有不少香港的報章雜誌，甚至電視節目，都曾對這些獨特的街道名稱作介紹。曾有香港某電視台介紹沙嘉都喇街（全名沙嘉都喇賈罷麗街 *Rua de Sacadura Cabral*），以粵語諧音“沙煲罌罈”來代替“沙嘉都喇”，雖是“惡搞”成份居多，但反倒讓人——尤其遊客記得澳門有這麼一個有趣的街名！看來，這些古怪特殊的街名，或許會是澳門另一道城市風景線，換個角度看，視之為另一種文化印記，亦未嘗不可。

---

註譯：

- <sup>1</sup> 澳門半島街道數量，根據澳門民政總署於 2012 年 2 月出版之《澳門特別行政區街道名冊——澳門篇》統計，其資料更新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氹仔及路環的街道數量，則以民政總署 2008 年 12 月版之《澳門特別行政區街道》作統計。
- <sup>2</sup> 有關各街道名稱訂定的時間，參考澳門民政總署出版之《澳門特別行政區街道名冊——澳門篇》，2012 年 2 月。
- <sup>3</sup>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第 202 頁。（此書未標示出版時間）
- <sup>4</sup>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第 175 頁。（此書未標示出版時間）
- <sup>5</sup>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第 222 頁。（此書未標示出版時間）
- <sup>6</sup> 唐思：《澳門風物志》，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年，第 68 頁。
- <sup>7</sup> 唐思：《澳門風物志（續篇）》，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年，第 36 頁。
- <sup>8</sup> 唐思：《澳門風物志（續篇）》，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年，第 36 頁。
- <sup>9</sup> 饒玖才：《香港地名探索》，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第 118 頁。
- <sup>10</sup> 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七《設官》，《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件匯編》（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99 頁。
- <sup>11</sup> 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七《設官》，《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件匯編》（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98 頁。
- <sup>12</sup> 唐思：《澳門風物志》，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4 年版，第 82 頁。
- <sup>13</sup> 章文欽：《龍思泰與〈早期澳門史〉》，載《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 年，第 26 頁。
- <sup>14</sup> 唐思：《澳門風物志（續篇）》，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年，第 60 頁。